



宋元通鑒

七十一

宋

太宗

真宗



特別  
U8  
3719  
4



3719  
4

宋元通鑑卷第七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

起戊子至己丑凡二年

太宗三

得其八則  
各可無改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太赦改元除十惡  
官吏犯賊者不赦禁用酷刑 二月乙未改補闕拾  
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  
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庚子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

果若人言  
亦可罷也

普之再相  
得無以善  
料其非耶  
過矣耻矣

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

王禹偁

太保兼侍中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列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以王禹偁為右拾遺禹偁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

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  
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  
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  
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  
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  
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  
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  
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  
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  
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  
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  
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庚子改封錢俶為鄧王以  
王海叅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  
院事 三月甲戌樞密副使趙昌言罷昌言與鹽鐵  
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  
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  
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  
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  
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叅軍 夏四月丁

亥賜京城高年帛。華山隱士陳搏卒，搏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憇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著指玄篇八十一章。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李至

王化基

梁周翰  
李宗諤

皆預焉。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辛未，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道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

普又誤遷  
事

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趙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內侍侯莫陳利川以幻術得幸進鄭州團練使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倣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

此舉強人意

者快之 閏月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壬寅親試禮部

進士及下第舉人時翰林學士宋白為考官多致物

議退由所取二十八人帝因覆試取下第者八百餘

人 六月丁丑親試進士諸科舉人 秋七月丙子

除西川諸州鹽禁 八月戊寅錢俶生辰帝賜燕是

夕暴卒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張洎時判考功為覆狀

經尚書省集議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

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為荒

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

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

對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為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禮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

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鎚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命中使護俶喪葬洛陽自銀

通鑑卷七  
至微世有吳越而倣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旣以地歸朝四徙大國時人以爲窮奢極欲富貴之盛近代無比庚辰帝視國子監學官李覺講周易賜帛百匹九月乙酉楊守一卒守一洛陽人事帝于晉邸累遷翰林僉樞無他才術適會時機列職通顯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諸州毋再獻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

契丹貢舉

陷之巳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是契丹初置貢舉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



通鑑卷七十一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澹旬  
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  
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  
納之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  
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  
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  
亦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

廟算不一

何承矩

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  
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  
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  
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即播為稻田其緣邊  
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成收地  
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  
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  
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  
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  
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

未有宿師  
數年不行  
屯田而可  
以者

黃懋

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  
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  
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破補人之論因積潦蓄為陂塘大  
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  
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  
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  
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  
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  
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  
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

陳堯叟

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  
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  
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  
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  
暨蔡宿亳至于壽春川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  
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  
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  
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  
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

屯政不修  
水利不舉  
而安石別  
擬富國紛  
紛擾民何  
居

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于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癸丑詔錄將按官吏子孫士卒廩給其家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三月壬寅親試禮部舉人召王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詩不踰月徧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 夏四月

丁巳置富順監辛未幸趙普第視疾 五月戊戌以旱慮因遣使分往諸路決獄 秋七月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戊子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正殿減常膳 八月丙辰大赦 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蒙血帝亦不怒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

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  
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非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  
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  
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  
豈可泯然而歿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  
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  
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  
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

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  
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冬十月辛未以  
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  
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  
恤物安人以祈玄佑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  
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  
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左司諫知  
制誥王禹偁上言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  
飢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飢則盡無祿廩食而已  
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

愛其詩詞  
惡其佩論  
亦偏矣

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羣臣上尊號帝下詔卻去之翌日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省去內外無不驚駭帝曰只如皇帝二字亦不當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止欲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再奏

丁巳益冬二十三日點之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使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

起庚寅至甲午凡五年

太宗四

意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内外文武官並加勳  
階爵邑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戊子趙普罷普自再  
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  
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  
令西京留守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

陳競

粟義門

諸州漁禁 已酉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制也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 三月乙未幸西京留守趙普第視疾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競陳宜都王俶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媢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五月甲午詔給致仕官半俸 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

救荒

禁淫祀

吏治

蔣元振 姚益恭

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庚午太白晝見 秋七月丁丑太白復見是月吉洪江斬河陽隴城大冰開封陳留封丘酸棗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八月乙巳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巳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月辛巳熒惑入太微垣 冬十月乙巳熒惑陵左執法乙丑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並以清幹聞下詔褒諭賜粟帛 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 十二月辛酉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

如盜穀越  
取捕博皆  
斬不得中  
甚矣

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  
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  
鮮夫魚擾之則亂近且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  
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  
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鼎言曰今朝  
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  
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  
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是歲契丹封李繼遷為  
夏王

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乙丑詔陝西諸州長吏  
設法招誘流亡復業者計口貸粟二月癸丑監察御  
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閏月辛未朔日  
食巳丑詔開封府捕京城捕博犯者斬匿不以聞與  
同罪三月乙丑辛仲甫罷知陳州巳巳以歲旱蝗  
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  
明日雨蝗盡歿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辛巳  
張宏罷以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  
準並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

陳恕



知人

通鑑卷八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  
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  
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  
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洵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  
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洵洵頓首謝于是切責  
洵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時王禹偁上言請自  
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  
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正言謝泌上言曰伏觀

帝由是益  
輕大臣

顧其人何  
如耳禹偁  
未可非也

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  
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  
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  
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  
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  
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  
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丙辰  
以謝泌為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

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  
 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  
 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動  
 容久之 六月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  
 之是月潘美卒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時為供奉  
 官宋太祖與美素厚陳橋舉事命美先往見執政諭  
 旨中外馴至貴顯卒年六十七謚武惠 秋七月己  
 亥詔陝西緣邊諸州飢民鬻子女入近界部落者官  
 贖之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

起手大夫  
 質

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  
 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 八月己  
 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  
 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  
 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  
 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  
 聞始命論決 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  
 罷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

相與相不  
協而君相  
疑

慚

宋沆

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  
及二人參知政事沆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  
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  
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沆喜即奏行之司  
諫謝泌疏駁之帝追還前詔至是罷沆沆見帝涕泣  
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髮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  
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  
怒恕漏言亦罷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  
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

用人

賈黃中

李沆

王顯

為吏部尚書時二日間連罷二相因有奏毀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沆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正嘗  
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若何諸子曰但事權多為同  
列所分蒙正曰協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它能  
唯善用人才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  
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  
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賤  
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  
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癸卯王顯以失誤護

短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聞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于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與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俸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旣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

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旣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

女真屬契丹

有何關係

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益都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十二月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身癸未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太子中允和蒙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親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

識樂

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三年春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二月乙丑朔日食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為太師封魏國公戊戌親試禮

薛奎

部舉人是科得薛奎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印頒天下 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  
獄並責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 夏六月辛卯置常  
平倉于京師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至是雨蝗盡  
殫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飢則減價糴  
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秋七月己酉趙普卒普字  
則平幽州薊人徙洛陽在周為軍事判官移鎮宋州  
迨宋以佐命功歷拜相帝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  
咨決焉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追封真定王謚忠

常平倉

錄諫

種放  
放母

憲帝撰神道碑親為八分書以賜之普性深沉有岍  
谷多忌刻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  
每歸私第取論語讀之微言與義雖非其所知而臨  
政處裁亦粗得其大畧詔配享太祖廟廷乃擬之為  
呂望蕭何夫太公王者之佐固非普所敢倫然太宗  
構涪陵之獄普寔贊之此益生于患得患失之心亦  
蕭相國所不為也 帝嘗御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  
一漆函帝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巳而愴然 八月戊辰以秘閣成賜近臣宴  
壬申召終南隱士種放不至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

梁惟幹

入山不深  
魂此母矣  
况變節乎

講書為業，從學者眾，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故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志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故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君窮僻，人迹罕至。帝居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九月乙卯，羣臣請上尊號。凡五表終不許。冬十月，始置京朝幕職。詔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己未，禁兩浙諸州巫師。闍婆國來貢闍婆遠，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

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使來貢。

以李洸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伐高麗。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于圜丘。

二月己未朔日食。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

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書云

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

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

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

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

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凌夷，顧惟考課之文

梁鼎

通鑑卷八  
宋紀  
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不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艾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丑交州黎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丙

銅必貴於天下

戊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有邑響應 三月壬子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詔諸司奉行公事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戊申罷鹽鐵戶部度支等使置三司使 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

錢若水



愛惜大人  
和

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紅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六月丙寅張齊賢罷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即自引咎遂罷壬申張遜寇準罷以柴禹錫知樞密

院事呂端叅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秋七月戊戌置諸路茶鹽制置使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罷小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

向敏中  
張詠

鞠獄

邈所造者即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主易簡進  
日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八月丙辰朔日  
食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  
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  
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向敏中在  
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  
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  
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  
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箬井則婦人  
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  
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  
與俱亡忽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  
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讞府  
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  
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  
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  
店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僧某者其  
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歿于市矣嫗歎息曰今

詰責亦不可少

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 九月大水河決澶州 冬十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毫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鼎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

蘇易簡不終

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奸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己酉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已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

使始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怒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怒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十一月癸酉還隴西州所獻白鷹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歿

激變

張玘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眾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己未陷彭州己巳陷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以李繼隆

張榮

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時京西兩浙飢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所在官司皆坐以強盜弃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由是全活者甚眾。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來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

救時愛民之言非法之平也

武允成

上官正

宿翰

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乃潰去。三月乙

張雍

石智顯

趙光嗣

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  
 子女奔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歷境保吉  
 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  
 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  
 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所  
 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  
 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  
 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綏銀丙戌置  
 起居院初宋琪李昉同建議復時政記右諫議大夫

墮夏州城

曹習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  
 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  
 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國子學復為國子  
 監已亥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  
 甚眾庚子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闔巴蓬劍  
 等州五月丁巳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  
 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  
 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歿之丙寅河西  
 行營送趙保忠至闕下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

秦傳序死

絕高麗

通鑑卷八  
宋紀  
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雷有終知成都府辛  
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丙子磔李順等八人于鳳翔  
市 六月戊申高麗數為契丹侵掠乞師伐之帝以  
北邊甫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  
貢 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貢馬謝罪又遣第延  
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命錢若水  
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光嗣  
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為當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為  
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  
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張詠定亂

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  
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  
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  
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  
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起行  
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  
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  
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  
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

美哉俗  
張及  
李畋  
張達

知人  
准人

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  
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  
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  
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  
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  
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  
之蜀人刻為戒民集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  
尚二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  
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

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  
言為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  
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  
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  
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  
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  
官正復雲安軍先是李順黨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  
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

白繼贇



張旦

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  
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乙未罷權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  
得利無幾而味醜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  
辛酉遣使分行宋毫陳穎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  
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 壬申以襄王元  
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  
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  
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馮拯

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  
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  
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  
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  
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  
之徒不能止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乙亥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月庚辰西川行營指  
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眾遂共  
斬嶙首以降 十一月丙寅帝視國子監直講孫奭

孫奭

通鑑卷八  
宋紀  
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  
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賜以緋魚  
束帛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  
稱賀辛丑罷總計使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  
各置使以陳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  
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  
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  
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  
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  
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

宋太初

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  
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  
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  
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  
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  
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  
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愨執前論終  
不易帝亦多從之是年契丹行大明歷可汗州刺  
史賈俊所造也

丁子十月二十六日點之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太宗五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畿內辛酉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懼剽剝下則火炆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

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歿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戊辰，劉昌言罷以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曰：屢見之。帝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帝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涕泗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主遂貽上之輕鄙，尋以平章求解職。契丹大將韓

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二月丙午，四川都

衛紹欽

楊瓊

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推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烝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翰

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三月庚申詔求直言已已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坑夏四月癸未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可同列竦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奉朝請帝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日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

三代以上  
人主之言

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人品崇重何有寂寞不聞其鬱悒也况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唯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甲申以趙鏐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

帝嘗謂近臣曰張洎當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 召王禹偁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 乙酉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佻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直諫

鄭褒

甲辰開寶皇后宋氏崩初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及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詢訕責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知滁聞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六月乙酉購求圖書 丙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

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以洧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白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擇召寇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

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幼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道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勛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之言論也 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境為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負山險以寇掠為事 庚午李繼遷寇清遠軍張延敗之 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

終爲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  
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于河漢之役御卿力疾禦  
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  
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弃士  
卒自便歿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  
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  
知府州事。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司天臺  
置之。帝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  
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棊五絃阮別造新譜三  
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

樂

聲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  
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  
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  
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  
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  
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  
是年契丹以韓德讓爲大丞相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文武官  
加恩唯賊吏不原。二月壬申李昉卒昉字明遠深  
州人舉漢進士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



通鑑卷九  
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  
延州別駕又五歲宰相奏其可用召判兵部昉不願  
內徙屢辭始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  
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嘉之至是歷官至相位  
而卒大節雖不無可議然亦時之賢相云庚辰以  
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  
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謫無由生矣以木  
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惟吉德昭長子也太祖崩  
時惟吉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  
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

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三  
月戊辰命宰臣祀郊廟社稷禱雨夏四月遣李繼  
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  
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  
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  
會曹瑑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  
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  
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  
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  
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

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管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毋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

寇準不終

耳宜置於延州使善視養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歿生之命在我矣帝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國事即用端策秋七月甲寅寇準罷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

比中書於  
鼠雀何云  
政本

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  
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  
罷知鄧州以丁性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  
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  
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  
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四十五里李斯所築久不內  
屬至是請帥從之蘇易簡卒簡字太簡梓州銅山  
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初蜀人何光  
逢易簡父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  
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入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

薛氏

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  
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弃市易簡以殺光  
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  
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上召薛  
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  
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  
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  
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  
歿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

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于秘閣

八月李繼隆討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

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

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

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

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

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

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

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

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

范廷召王超

王德川

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 冬十月己

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 十一月丁卯朔

增司天新曆為一百二十甲子 太常音律官田琛

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十二月命宰相以下

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 時帝務興農事直

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

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

曆

陳靖

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寬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弃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逃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減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茫無所

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太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歿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

宰相議不合所委又非其人而請於官錢資給亦無次第

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太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論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爲無見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十一  
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  
諸處予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  
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蕞  
爾米脂逼于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奈甲可  
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  
托之空言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  
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  
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  
以病罷尋卒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

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葬孝章宋皇后于永昌陵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  
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  
路各置轉運使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  
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  
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  
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  
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  
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定儲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  
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  
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  
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  
焉

夏四月乙未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 癸卯宰  
相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以李奎李沆並參知政事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  
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

除名長流潯州 丁亥立郭氏為皇后后宣徽南院  
使守文之女 六月辛丑詔罷獻祥瑞追復涪王延  
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乙巳以錢若水為  
戶部侍郎若水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  
賢院學士修太宗實錄初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  
遣送陵所叅知政事李奎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  
白麟朱鴈且弗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奎因  
若水奏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姓名以為若水掠美若  
水引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折帝御  
便殿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



曰此固朕所屬也。秋八月己亥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竦為樞密副使庚子以生日為承天節。冬十月己酉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丙申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母也。甲辰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是時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命宋湜草制詞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築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帝以靈武事訪李

李太后

政府無謀

至李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膂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益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晉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

通鑑卷九  
宋紀十  
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

宋元通鑑卷第九

宋元通鑑卷第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真宗一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改元丁丑召學官崔順正講書因命宰臣選明經術者以聞 甲申彗出營室北 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占安在 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

講學

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行。將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時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遠臣。俾達

道當作德

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曾人。占籍濟上。未及

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  
判官推官而監酒推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  
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  
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  
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盡也只  
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  
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  
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

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  
擇人上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  
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  
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  
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  
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  
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  
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  
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霑澤陛下  
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

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

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鞶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

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翰林學士知制誥乙未慮囚丁酉彗滅三三  
月復開進士諸科淳化末停貢舉者五年至是復焉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夏四月己酉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

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  
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  
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  
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  
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  
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  
斤吏懼且歎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  
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為羨餘不之罪御史王濟以  
刑網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

預焉刑統舊條持杖行劫不以賊有無悉抵歎齊賢  
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歎懼之尚不畏  
况緩其歎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  
賢為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為刻而識者是之  
右司諫孫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  
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  
而禁投贄白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  
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  
五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辛卯詔近臣舉常參官才  
堪轉運使者丙辰以旱免開封二十五州軍田租

通鑑卷十  
 秋七月甲子詔民供億山陵者賜租什二已巳詔浴  
 淮諸州藏瘞遺骸 八月癸卯禁新小錢 九月已  
 巳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 壬申賜終南隱  
 士种放粟帛緡錢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戊子呂端  
 李至温仲舒夏夔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  
 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襲  
 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  
 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 以  
 張齊賢李沆並同章事已丑以向敏中參知政事楊  
 礪宋湜爲樞密副使齊賢忼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

常爲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皇王之  
 道非有跡但庶事順適則近之矣帝常問李沆治道  
 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  
 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  
 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  
 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  
 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獨焚之附奏曰  
 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石保吉求爲使相帝  
 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



恐騰物議帝然之帝嘗謂沈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論曰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李沈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人君之大防矣

丙午許羣臣獻著述令兩制銓簡帝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

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在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時禹偁預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值宰相張齊賢李沈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命柳開知代州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它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之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

通鑑卷十  
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其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褫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摠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執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通鑑卷十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在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智而不忠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昂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歿，休哥知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後恤孤寡，戒戍兵無犯

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十二月癸卯詔三司判官舉才堪知州者各一人。是歲溪峒吐蕃諸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領甘州回鶻西南蕃黎州山後蠻來貢。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侍從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舉入閣故事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

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察焉星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

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負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負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負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二月己酉戒百官比周奔競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 三月丙辰江浙發廩賑飢 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芒屨策杖流落不

朱熹

能歸故有是詔 閏月丁亥帝以久旱諭宰相曰凡政有關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二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夏五月丁亥嚴服用之制 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因詢以

曹琛  
曹瑋

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戊午，曹彬卒。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孟之子，初為成德軍牙將，隸周世宗帳下。歷遷閣門使，奉使吳越，不受私餽。宋初，典禁旅，以至大用。至是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諡武惠。彬前後征討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不辜，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良將第一。以工部侍郎張詠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蠱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秋七月甲申，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庄及遠年逃田充之。己丑，以王顯為樞密使。壬寅，製聖教序，賜傳法院。甲辰，視國子監召。

楊礪

學官崔倓全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丙午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竦及呂文伸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夜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癸酉楊礪卒礪字汝礪鄆縣人舉進士第一歷官樞密副使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嗟問久之 乙亥以曹彬配享太祖廟廷薛居正潘美石

康保裔

熙載配享太宗廟廷 九月庚辰朔日食 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才明敏忠慎國人重之 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聞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懼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

楊延昭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一  
四  
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歿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條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

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



楊延朗  
楊嗣

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  
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  
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  
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歎豈獨思遁抑亦來  
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  
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  
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  
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  
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

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  
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  
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  
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  
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分行營部署之  
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  
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  
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  
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  
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  
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  
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肅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  
兵倍於前代分闡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  
遺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  
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  
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  
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

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不得人邊奏或有壅闕  
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  
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  
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  
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  
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  
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疾馳鳥逝  
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  
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闕  
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  
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者  
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蠡蠹有毒  
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  
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  
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  
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  
狗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歿優詔  
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

宋混

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于莫州斬首萬  
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壬辰宋混卒混字持  
正長安人歷官樞密副使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喜  
汲引後進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仰之卒年  
五十一謚忠定 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及帝  
幸河朔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  
郊蜀人趨觀之一軍衣服鮮備不等均衆由是慙憤  
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

董福

劉紹榮死節

李士衡  
雷有終

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道緹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眾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邪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至是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為謀主均率眾攻惛漢州進寇絲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

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庚子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

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若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月癸亥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以錢若水為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帝出手詔詢若

水備禦翦滅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不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

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闡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晉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

知兵二字  
如若小庶  
不忝

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  
儒臣中知兵者也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  
忠鈞已克復漢州有終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若有  
終擊走之 丁卯益州王均開城偽為遁狀雷有終  
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  
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  
等緣喋而墜得免李惠歿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因繫之支解族  
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衣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

李惠

招之至則署其裝袂釋之日數百人 丙子帝賞花  
苑中召從臣宴射帝作賞花釣魚詩從臣皆賦 三  
月戊寅朔日食 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  
能須察訪行實乃許起送 夏四月庚戌呂端卒端  
字易直幽州人餘慶弟也以父廕致位宰相器量宏  
大輕財好施不畜貲產卒年六十六謚正惠諸子貧  
質其居第帝贖還之孫誨 乙卯葬李皇后于永熙  
陵 五月丁卯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謀  
故劫殺坐贓枉法論如律 六月己未太白晝見  
丁卯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太兵之後特命

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秋七月己亥以侍  
 讀學士夏竦侍講邢昂為江浙巡撫使 八月辛  
 亥京東水災遣使安撫 九月壬寅張承德卒承德  
 字抱一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  
 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父母迎諸途遇大風雨止于  
 逆旅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之驚曰  
 此何人邪逆旅主人曰郭雀兒也柴異其人欲嫁之  
 父母恚曰汝出自掖庭奈何欲嫁此人柴曰此貴人  
 也必欲嫁之遂昏于逆旅中所謂雀兒即郭威也柴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寢人

傳其能司冥間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酒乃曰  
 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郭威將兵征淮南過宋  
 州先有男女各一人不知所從來傭力于市以食父  
 老勸相配為夫婦及郭威至市人聚觀女子在羣衆  
 中呼曰此吾父也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  
 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夫矣召視之曰此貴人  
 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承德也漢命承德  
 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威之外兄弟也  
 威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承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  
 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落殺承德邪遇驚曰何謂



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遇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必成。以柴父夢爲驗，未幾威篡漢，即位爲周。太祖除永德爲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比鄰有書生臥疾，瘵之獲痊，來謝，因乞水銀五兩。永德與之，即以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別。永德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福。永德留之，固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見一僧，乃管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於亥。

石普  
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兼宗封衛國公，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阻。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繒乘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北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

楊懷忠

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巳丑雷有終遣楊懷忠追王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支吾均乃縊歿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為川峽安撫使召知雄州何承矩還拜引進使州民詣闕借留詔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

屯田 水利

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少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堞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

任將尤任  
牧

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戍，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

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用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冷智  
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策也又如推  
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  
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摧場因其犯塞尋即停  
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貨貨並行而  
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  
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  
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為證驗  
况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知黃州王禹偁上疏  
曰臣際會昌辰泰昌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

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  
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  
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歿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  
值鑿駕北征既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  
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鷄  
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  
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  
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按虎者毛蟲  
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祲又云虎相食者其歲  
當大飢鷄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祲又

云鷄夜鳴主兵革管人間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  
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祲又云發雷之地飢饉此  
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  
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  
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  
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于青齊  
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  
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  
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

李洸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  
默唯祇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  
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  
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  
間防飢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  
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  
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鷄夜鳴百里嵩甘  
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  
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  
之愆上為之憮然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齊賢與

得體

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罷  
十二月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濮州盜夜入  
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偁聞而奏疏略  
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  
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  
淮諸郡毀城墮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  
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  
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

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  
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  
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鼓弩張弓十損四  
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  
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  
禦備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  
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  
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  
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

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  
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  
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  
上嘉納之詔選官按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  
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帝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  
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  
刊刻

宋元通鑑卷第十

